

如以上已說明發心的二十二種譬喻，接下來要說明，假設不發菩提心會有什麼樣的過失。

D2、以菩薩四樂釋不發心之過失

偈曰：

思利及得方，解義亦證實，

如是四時樂，趣寂則便捨。

這一首偈頌的前二句包括四個部分：第一是「思利」，第二是「得方」，第三是「解義」，第四是「證實」。

那麼，假設修行人只是趣向寂滅的話，便無法成就這四種快樂。這裡所說的「趣寂」，是指聲聞、獨覺二乘行者。因為他們只是發心令自己斷煩惱得解脫，以趣向寂滅涅槃為修行目標，因此稱為「趣寂」。這種趣寂的修行人，則會捨棄這四種快樂。相反的，菩薩因發心利益眾生、求證無上大菩提，才能成就這四種快樂。聲聞、獨覺二乘行者，由於不發菩提心，便不能證得這四種快樂，因此稱之為「過失」。

也就是說，必須發菩提心才能成就這四種快樂；若不發菩提心，就無法獲得這四種快樂，這就是所謂的「過失」。

釋文對讀分四：甲一、思利樂，甲二、得方樂，甲三、解義樂，甲四、證實樂

甲一、思利樂

釋曰：

菩薩有四種樂。

一、思利樂，謂思惟利益他時。

「釋曰：菩薩有四種樂。」——世親菩薩解釋說，菩薩有四種快樂。當然，菩薩所成就的樂廣大無邊，若簡單歸納，不外乎這四種快樂。

首先，「思利樂」，「思利」本身就是快樂。這相當是偈頌第一句的前兩個字「思利」。所謂「思利」，就是思維利益他人之時——「謂思惟利益他時」。

世親菩薩這段解釋的意思就是說，當菩薩在思維要如何利益眾生的時候，這本身就是一種快樂。

我們要了解，菩薩本來就具足大慈悲心，一心只想利益、安樂一切眾生。因此，利益眾生就是菩薩的本願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當他在實踐這個本願的過程當中，就是一種快樂。在實踐這個本願的過程當中，菩薩便不斷思維：「我要用什麼樣的方便來廣度眾生？」

譬如，今天碰到一位眾生，正承受種種痛苦；或者說這位眾生前來歸依菩薩，向菩薩傾訴自己的苦惱。這時，菩薩便會觀察：「這位有情正在受苦，他來向我訴苦，我應當如何幫助他，

才能使他解除這個痛苦？」當然，就一般人而言，我們可能還要先了解他的問題究竟是什麼，才知應當如何解決；而佛菩薩則不同，佛菩薩本身具足神通，能夠當下了知這位眾生的苦是什麼，也知道應當要用什麼樣的方便善巧去利益他。

所以，這裡所說的「思維」，並不是說菩薩還需要經過很長的一段，才能得到一個如何利益眾生的答案；其實，就只是在起心動念的當下，就能夠了知這位眾生應當以什麼法門來利益、那位眾生又應當以什麼方便去度化。此時，因能實現菩薩乃至諸佛饒益眾生的本願，所以就在這個當下，自然生起一種快樂。這就好像一位喜歡幫助別人的人，假設有人前來請求他的幫助，他了解情況之後，便設法去幫他解決困難。換句話說，這時候，他心裡會生起一種歡喜：「機會來了，我可以幫助別人了！」接著，在幫助對方的過程中，他也會不斷思考：「哪個方法可以利益他？哪個方法可以解決他的困難？」如此一來，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實踐當中，不斷累積利益他人的方便善巧與智慧。因此，菩薩在思維如何利益眾生的時候，本身就能夠成就一種快樂，這就是所謂的「思利樂」。

甲二、得方樂

二、得方樂，謂至得巧方便時。

世親菩薩的這段解釋即是對應偈頌第一句後兩個字「得方」。所謂「得方」，就是得到一個善巧方便的意思。

世親菩薩，接著進一步解釋說：

「謂至得巧方便時。」

「至」就是到達、來到的意思；「得」就是獲得；「至得巧方便」就是成就善巧方便。本來這個善巧方便自己尚未具足，現在終於得到了、成就了，這就稱為「至得」。

或者，「至得」也可以理解為「得到究竟」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菩薩所成就的善巧方便，並非只是得到一種粗淺的方便而已，而是成就了一種究竟、最高無上的善巧方便，所以稱為「至得」。

如前面所說，菩薩本來就是以利益眾生為本願，如今又能夠獲得利益眾生的善巧方便，自然會生起極大的歡喜。例如，菩薩在佛陀身邊聽聞正法、修學某一種法門，然後經過佛陀的教授之後，終於修學成就了；當成就的時候，便會生起非常大的歡喜心，因為他心裡會想：「我成就這個法門了，我成就這個三昧了，我成就這個解脫了，如今可以運用這個解脫，如同佛陀一樣廣度眾生。」

我們閱讀《華嚴經》，便能讀到善財童子所參訪的諸位善知識，每一位善知識都具足各自不同度眾生的善巧方便。這也告訴我們，善財童子每參訪一位善知識，就學習到一種利益眾

生的善巧方便。第一位善知識所具足的度眾生方便，善財童子因為參訪、修學而成就之後，便能夠如同這位善知識一般，運用相同的方法去度化眾生；接著再參訪第二位善知識，乃至後續一位又一位善知識，便能一一成就種種不同的善巧方便。如此一來，利益眾生的能力便越來越強。或者也可以說，這裡所說的善巧方便，不但包括利益眾生的方便，也包括自利的善巧方便。因此，無論是自度或度他，能力都會愈來愈增長；正因如此，當菩薩成就善巧方便的時候，內心便會生起極大的歡喜與快樂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得方樂」。

甲三、解義樂

三、解義樂，謂解了大乘意時。

這裡所謂的「解義」，就是通達、解了大乘佛法，並且也包含能夠了解諸佛宣說大乘佛法時，其中所蘊含的義趣究竟是什麼。本來我們學習佛法時，可能對這個法門還不甚了解；然而，在聽聞、思維觀察之後，忽然之間豁然開朗，能夠了解佛講這個法背後的用意究竟是什麼，那這時候內心自然便會生起非常大的歡喜與快樂。

甲四、證實樂

四、證實樂，謂證人、法無我時。

所謂的「證實」，就是當我們能夠證得人無我、法無我的時候。也就是說，這位菩薩已經能夠入於菩薩現觀，無分別智現前，證得我空、法空。所謂「人無我」，就是我空；「法無我」，就是法空。當菩薩能夠證得我空、法空的時候，就入於聖位，最低限度也是證得初地菩薩。當然，到了這個時候，自然也能成就廣大的歡喜與快樂。

因此，偈頌第二句所說的「解義」與「證實」，就是以上所說的這兩種快樂。

如以上所說，菩薩具有這四種快樂，包括說從一開始發心就想要去利益眾生，乃至最終證得真如法界，在不同的修行階段，都有與之相應的不同快樂。

D3、順承續論

若人棄捨眾生趣向寂滅，應知是人不得菩薩如是四樂。

已呵不發心，發心者應讚歎。

論中說：「若人棄捨眾生趣向寂滅……」也就是說，假設佛弟子、修行人棄捨一切眾生，只想要走向寂滅涅槃的話，就好像這些聲聞、獨覺二乘行者一樣，他們最初的發心就只是想解脫生死，自己趣向涅槃、證得寂滅；至於眾生如何，則與自己無關，把眾生都捨棄了；眾生是生是死，是繼續流轉生死，還是將來得解脫，都與自己無關，都不關我的事，我只要自己得涅槃就可以了。

所以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應知是人不得菩薩如是四樂。」也就是說，應當了知，行者若以

這樣的發心來修行，既使至最後趣向寂滅涅槃，也不能得到、不能成就菩薩的這四種快樂。簡單來說就是，這四種快樂對他們而言，永遠都無法成就，永遠都捨棄了。

所以，世親菩薩的這段解釋即是告訴我們，發菩提心具有殊勝的功德，而不發菩提心則有相對應的過失。菩薩能得這四種樂，正是發心的功德；相對地，聲聞、獨覺不能成就這四種樂，便是不發心的過失。

其次，世親菩薩總結前面的解釋並藉此引發下面的偈頌，祂說：「**已呵不發心，發心者應讚歎。**」也就是說，以上已經呵斥、責備不發心這件事；那麼，對於發起菩提心的，就應當加以讚歎。其實，說明不發菩提心的種種過失，就等同於是在呵斥、責備不發菩提心這件事。因為論中告訴我們假設不發心會有什麼樣的錯、有什麼樣不好的地方、有什麼樣的損失。如此說明不發心的種種過患，其實就是對不發心的一種呵斥與責備。相對地，若能發起菩提心，就應當加以讚歎。也就是說，以下彌勒菩薩所宣說的偈頌，其主要的意義，就是為了要讚歎發菩提心的人。

D4、以二種遠離釋應讚歎發心者

偈曰：

最初發大心，善護無邊惡，

善增悲增故，樂喜苦亦喜。

首先，偈頌說：「**最初發大心，善護無邊惡……**」

也就是說，菩薩最初發大心，發起無上菩提心的時候，便能夠善巧地防護無量無邊的惡。

這個地方，我們先要了解，所謂的惡、不善法，是在什麼地方造作的呢？就是在有情眾生身上。當我們對有情行種種損惱的事情，讓眾生受損害了、有苦惱了，這個就是惡。然而，菩薩發大心就是為了利益眾生，因此這時候就能夠以這一念發心來善加防護一切惡。既然發心要利益眾生，就不能再於眾生身上造作種種的惡；不僅如此，還要幫助一切眾生斷一切惡。因此，菩薩最初發大心時，就能夠防護一切惡。彷彿在無量無邊的罪惡之前，築起一道堅固的防護牆，使這一切惡不再生起。

偈頌接著又說：「**善增悲增故，樂喜苦亦喜。**」

也就是說，這時，菩薩的善法不斷增長，悲心也隨之增長，因此無論處於快樂之中，或處於苦惱之中，內心都同樣充滿歡喜。

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，由於善法不斷增長，所以內心自然生起快樂，在快樂的狀態，心當然也是歡喜的；而因為有大悲，一心只為了饒益眾生，因此即使受盡一切的苦，那菩薩也是為了利益眾生而受苦，所以即使有苦，內心依然能夠因為這個苦而感到歡喜。

以上所說，就是發心所成就的一種功德利益，也是值得稱讚的地方。

釋文對讀分二：甲一、遠離退墮惡道畏，甲二、遠離退失善道畏

甲一、遠離退墮惡道畏

釋曰：

若菩薩初發大菩提心，爾時依無邊眾生，即得善護，不作諸惡。為此故，
是人遠離退墮惡道畏。

「釋曰」——世親菩薩就解釋。首先，他說：

「若菩薩初發大菩提心，爾時依無邊眾生……」

也就是說，假設菩薩能夠最初發大菩提心，這時候就依止在無量無邊的眾生。

這所謂「無量無邊的眾生」，究竟是指多少眾生呢？當然就是指一切眾生。菩薩最初發大菩提心時，便立下宏願：「我要饒益一切眾生。」因此，所利益的對象並不是有限量的眾生，而是無限量的一切眾生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即得善護……」

也就是說，這時候，菩薩便能夠得到善巧的防護。

所謂「善護」，若就惡、不善法來說，是指防護，亦即不令惡法生起；若就眾生來說，則是指護念眾生、守護眾生。因此，要說防護也可以，要說護念、守護也可以成立。

為什麼菩薩便能夠得到善巧的防護呢？

世親菩薩在論中接著又解釋說：「不作諸惡。」

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，菩薩不會在無量無邊眾生的身上造作種種惡、不善法，不會去損害眾生，也不會去擾亂眾生，所以稱為「善護」。

當然，菩薩在發心的時候便立下誓願：「我要盡未來際饒益一切眾生。」菩薩在發心的時候便對十方諸佛菩薩承諾、宣示：「我今天開始，要求證大菩提，並且要饒益一切有情。」但若就初發心的菩薩而言，對於眾生的善護，目前只能做到不在眾生的身上造作種種惡這一點。

當然，若是凡夫菩薩，在修行的過程當中，也可能還會於眾生身上造惡，不能說完全沒有；但是，就單以發心這件事而言，當我們向諸佛菩薩承諾「我要饒益一切眾生」的那一刻，也就等同於說我在一切眾生的身上從此不作諸惡。因此，所有的眾生相對於我來講就得到善護。雖然他仍然可能會受到其他人的損惱，但是，最起碼不會被我損惱，不會因我而遭受苦惱。就這一層意義來說，我就能夠依此來善護一切眾生，這是單以發心的那一刻而言；那往後，隨著菩薩修行的能力越來越強大，他就有辦法進一步幫助一切眾生斷除一切惡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不只是菩薩自己不作諸惡，也能夠令一切眾生遠離惡法，不再造作諸惡。

所以，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，最初發心只是我們對眾生不作諸惡；那等到將來真的有能力度眾生，就能夠進一步讓眾生不作諸惡。

因此，論中最後總結說：「**為此故，是人遠離退墮惡道畏。**」

也就是說，正因為具有善護無邊惡的緣故，所以這位發大心的菩薩，便能夠遠離退墮惡道的怖畏。

我們知道，若造作惡業，將來便有墮入惡道的可能；反之，若不造作惡業，將來便不會墮入惡道。不墮惡道，自然也就沒有墮惡道的怖畏。

本來，我們眾生就有種種的怖畏，其中之一便是墮入惡道的怖畏。為什麼？因為凡夫尚未永斷墮入三惡道的因緣，仍然具有煩惱，也仍然會造業，所以將來都有墮入三惡道的可能。既然如此，對於三惡道的怖畏就始終不能斷除。除非已經轉凡成聖，或者說因為發起大菩提心，而這一念發菩提心的力量極為強大，乃至強大到不退。我們要知道，有的菩薩在最初發大菩提心的時候，便已經能夠成就不退。何解？有的菩薩在發起菩提心時，單單是最初那一念，就極其勇猛、極其強烈，因此令他從此生生世世都不再墮三惡道。你固然可以說這是發菩提心的功德；不過，本論在這裡更進一步告訴我們其中的道理。因為菩薩發大心，就是要饒益眾生；既然要饒益眾生，就不應該在眾生的身上造作種種惡業。如此一來，由於不造惡業，自然也就不會墮入三惡道。

如以上所說，有些菩薩仍處於凡夫位的階段，以佛法來講，凡夫雖尚未斷除墮入惡道的怖畏；然而，一位發大菩提心的凡夫菩薩，是可以從此之後永不墮三惡道，乃至經歷無量劫都不墮三惡道。我們要明白，這個關鍵就在於他最初的發心就非常的增上有力量，才能夠使他於一切時、一切處都能保持正念，而不損惱任何眾生。

甲二、遠離退失善道畏

復次，由有善及增故，於樂常喜；由有悲及增故，於苦常喜。為此故，是人遠離退失善道畏。

首先，世親菩薩解釋說：「**復次，由有善及增故，於樂常喜；**」

也就是說，又其次，由於有善法的生起並且不斷增長的緣故，所以對於快樂之事，便能夠恆常歡喜。所謂「有善」，是指最初引發的善法；所謂「善及增」，則是善法相續不斷地生起、增長。換句話說，正因為善法不斷生起、增長，善法就能夠帶給我們快樂；因為快樂，所以就能夠恆常歡喜。

接著，論中又說：「**由有悲及增故，於苦常喜。**」

也就是說，由於有大悲的引發，並且不斷增長的緣故，所以菩薩即使處於生死苦惱的環

境當中，對於面對種種苦，也會恆常歡喜。

上一句主要說，由於善法不斷增長，所以菩薩能夠恆常受用種種善法所帶來的安樂。同樣的道理，這一句是在說明，由於大悲心不斷增長，縱使久遠以來不斷地受生死苦，或是在饒益眾生的過程當中遭受眾生的觸惱有種種苦，或者說為了求證無上大菩提而經歷種種的辛苦，菩薩對於這一切苦，依然甘之如飴。換句話說，雖然受苦，但菩薩心裡會想：「我今天為了求證無上大菩提而受苦，受這樣的苦是有意義的，也是值得的。」

這就好像說我們今天來到三寶當中修行，並且擔任義工，為三寶服務、奉獻。可能我們在身體上需要付出很大的勞動，也難免感到疲憊，但是內心卻是充滿歡喜的。菩薩也是如此，即使在生死輪迴當中受盡種種苦難，內心依然是歡喜。

因此，論中總結說：「為此故，是人遠離退失善道畏。」

也就是說，正因如此，這位菩薩便能夠遠離退失善道的怖畏。即是說，他永遠不會退出善道，因此自然也就沒有退失善道的怖畏。

菩薩的善法不斷地增長，大悲心不斷地增長，而這都是殊勝的善法與功德法；那麼，既然能夠不斷地增長善法與功德法，自然就不會有退失善道的怖畏。

這一段經文，正是在說明發菩提心的人值得稱讚之處。也就是說，若能發起大菩提心，究竟有哪些值得稱揚、值得讚歎的功德？以上所說，正是發心所成就的殊勝利益。

D5、順承續論

已讚發心，次說因此發心得不作護。

前面已經讚嘆發心的殊勝，接下來要說明的，就是因為此發心，而能夠成就「不作護」。所謂「不作」，就是不造作惡、不善法。由於不造作惡、不善法，因此便能夠給予眾生一個防護、一個守護、一個善念。

我們可以用受持五戒來理解這個道理。五戒中的第一戒就是不殺生。當我們受持不殺生戒的時候，就等同於承諾我不會對於一切眾生做種種殺害損惱的事情。如此一來，這些眾生便能夠從我這裡得到一個守護。換句話說，由於我對他們不會行這種殺害損惱的事，所以他們便因為我不造作殺生罪業，而得到守護，這就是所謂的「不作護」。所以，當菩薩發心之後，就能夠對一切眾生成就「不作護」。

這個「護」，我們可以從積極和消極兩個面向來解釋。有一種「護」，是指我們要有積極的作為。例如，當眾生遭遇恐怖、受苦受難的時候，我們便應當主動前去保護他、守護他。這時候，我們就必須運用種種的善巧方便，透過實際的作為，才能夠真正保護、守護眾生，這就是以「作」而成就「護」。然而，另外還有一種保護、守護，是我沒有任何的作為，眾生卻仍然

能夠因此得到保護、守護。

或者，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，就善法而言，我們需要透過積極的作為，使眾生得到保護、守護；以惡、不善業而言，只要我們不造作惡、不善業，便能夠使眾生得到保護、守護，這就是所謂的「不作護」。

D6、以愛他過於自愛讚歎菩薩發心得「不作護」

偈曰：

愛他過自愛，忘己利眾生，

不為自憎他，豈作不善業？

偈曰：「愛他過自愛，忘己利眾生，不為自憎他，豈作不善業？」

菩薩愛護他人，勝過愛護自己；也就是說，菩薩對眾生的慈愛，超過了對自己的愛護——「愛他過自愛」。

既然如此，菩薩就能夠捨身忘己而利益眾生——「忘己利眾生」。因為他愛護眾生勝過愛護自己，所以自然能夠把自己的一切都捨棄、都丟一邊，然後專注於利益他。

也正因如此，菩薩不會為了自己，而去憎恨、損惱他人；如此一來，難道菩薩還會作不善業嗎？當然不會——「不為自憎他，豈作不善業？」

正因為菩薩不造作不善業，所以便能夠對眾生成就愛護、保護、守護。也就是說，由於不造作不善業，而形成對一切眾生的愛護、保護、守護，因此就叫「不作護」。

釋文對讀：以愛他過於自愛讚歎菩薩發心得不作護

釋曰：

若略示彼義，菩薩愛他過於自愛。由此故，忘自身命而利於他，不為自利

而損於彼。由此故，能於眾生絕諸惡業。

「釋曰」——世親菩薩的解釋。

首先，他說：「若略示彼義，菩薩愛他過於自愛。」

也就是說，假設要簡略顯示這首偈頌的義理，可以這樣說：菩薩愛護一切有情、愛護他人，超過愛護自己。

若以一般凡夫眾生而言，都是愛自己勝過愛他人。為什麼？因為一切凡夫眾生都有我執，由於有我執，所以便有我愛。我們對於三界之中的種種愛著，究竟哪一種最強烈呢？就是我愛最為強烈。誠然，世間人有夫妻之愛，先生愛太太，太太愛先生，也有父母疼愛子女之愛。然而，這些愛終究都不會超過對自己的愛。因此，眾生由於我執就有我愛，而這種我愛，本質上就是屬於貪煩惱，也是三界愛著之中最強烈的一種。然而，菩薩則完全不同。菩薩平等慈愛

一切眾生，菩薩對眾生的愛，超過了對自己的愛。這就是所謂的「菩薩愛他過於自愛」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由此故，忘自身命而利於他，不為自利而損於彼。」

也就是說，因為菩薩愛他過於自愛的緣故，所以菩薩就能夠忘卻自己的生命而利益於他；當面臨抉擇的時候，菩薩寧可選擇利益他人，也不會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，而放棄對他人的利益。

就如《金光明經》中所記載，世尊過去曾經作為一位太子。有一天，他隨同父王、母后外出遊玩，途中遇見一隻老虎。這隻老虎剛生下七隻幼虎，因為生這些小虎就耗盡體力，而且也沒有東西吃，非常的飢餓，所以就打算將自己所生的這些小虎吃掉。那這時候太子看到了非常的不忍心，於是便捨棄自己的身命，以自己的身體供養老虎，希望藉此保全這七隻幼虎的生命。這正是菩薩捨生忘己也要利益他的具體表現。

所以，這裡才說，菩薩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惱於他人；因為菩薩始終看重他人的利益勝過於自己，所以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去損惱別人。

因此，論中總結說：「由此故，能於眾生絕諸惡業。」

也正因如此，菩薩便能夠在一切眾生身上斷絕一切惡業。換句話說，菩薩在面對一切眾生時，永遠都只有善法的現前而已，這個就叫「不作護」。

C2、結勸分六：D1、順承續論，D2、菩薩因觀二義而不退失發心，D3、順承續論，D4、菩薩因證知四事而不退失發心，

D5、順承續論，D6、遮畏苦心

D1、順承續論

已說得不作護，次說得不退心。

前面已經說明了發菩提心能夠成就「不作護」，接下來則要進一步說明，發菩提心如何能夠成就「不退心」。要如何才能夠得不退呢？世親菩薩藉這段話此引發下面的偈頌。

D2、菩薩因觀二義而不退失發心

偈曰：

觀法如知幻，觀生如入苑，

若成若不成，惑苦皆無怖。

我們的發心，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會退失呢？就世間的情形來說，大致不外乎兩種原因，第一是煩惱現前，第二是遭遇種種困難。這兩種情況，都可能使我們原本所發的菩提心退失。首先，可能因為起煩惱，然後就會做種種違反菩薩該做的事情，因此菩提心便退失了。其次，可能在生死輪迴當中受不了種種苦，因此就不再利益眾生、不再求證大菩提，而生起退心。

因此，要使發心不退的話，也是有方法的。正如這首偈頌所說：要觀一切法如幻；要觀我

們這個生死就好像進入一座花園遊覽一般。即是說，這個就是菩薩應當要修的觀行。

我們要學習大乘佛法，修學般若空慧，並成就善巧方便，這時候便應當觀一切法無所有、不可得，如幻如化，如此便不會對一切法生起執著——「觀法如知幻」。

其次，也要觀我們來到世間生死之處，好像進入一座花園當中遊戲，這就叫「觀生如入苑」。假設能夠如此觀察的話，便能明白，今天我們所處的生死環境也都是無所有不可得。換句話說，菩薩應當將三界視為一座園苑。我們來到三界，就好比國王來到花園，是為了休息、遊賞而來。國王他會把花園看成一個可怕、恐怖的地方嗎？當然不會，因為是要為了遊樂才進入花園的。聲聞法則不同。聲聞法一向教導我們要觀生死是苦、生死是恐怖，因此應當厭離生死。然而，菩薩對待生死，難道也應當抱持「三界如火宅非常的恐怖，要趕快脫離那邊」這樣的態度嗎？菩薩觀生死難道是用這個態度來看待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假設菩薩觀生死是一個極其恐怖之處，那還得了？如此一來，他又如何能夠長久安住於生死之中，廣行饒益一切眾生的事業呢？因此，菩薩應當將生死的環境視如一座園苑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自在遊化於生死之中，而不為生死所逼迫。如此一來，無論事情成就或不成就，都不會因此動搖其發心。

這裡所說的「成就」與「不成就」，可以從佛法所說的「八風吹不動」這一句話來理解。利、衰、譽、毀、稱、譏、樂、苦八風中，「利、譽、稱、樂」與「衰、毀、譏、苦」分屬順境及逆境。八風當中有一個利益、有一個衰損，利益就是「得」，衰損就是「不得」。佛法告訴我們，修行人面對順遂的境界，不應因此生起歡喜與貪著；同樣地，面對違逆的事情，也不應因此生起瞋恚苦惱。因此，凡是種種興盛、圓滿的事情，都可以稱為「成」；相反的，種種衰損、苦惱的事情，就稱為「不成」。或者，也可以說，得到種種好的果報跟境界就叫「成」，得到的是不好的果報跟境界就叫「不成」。

所以，這裡才說，不管「成」或者「不成」，煩惱來了，苦惱來了，心都不會恐怖——「若成若不成，惑苦皆無怖」——正因如此，菩薩才能夠令所發的菩提心永不退失。

以上，就是這首偈頌的意思。

釋文對讀分二：甲一、觀一切諸法如似知幻，甲二、觀自生處如入園苑

甲一、觀一切諸法如似知幻

釋曰：

菩薩觀一切諸法如似知幻，若成就時於煩惱不生怖。

世親菩薩的解釋是將偈頌中「觀法如知幻」、「若成」與「惑無怖」這三樣配合起來說明。所謂「菩薩觀一切諸法如似知幻」，其中「如」就是如同，「似」就是相似。也就是說，菩薩觀一切法，如同幻化一般；同時也了知，一切法本來就是如幻如化。

菩薩觀一切法就如同幻術師用幻術所變現出來的幻境一般。眼前所見種種幻化的境界，雖然有卻不真實。譬如幻術師施展幻術，將石頭、木頭幻化成象、馬、牛、羊。眼前所見的象、馬、牛、羊，看起來栩栩如生，感覺很真實；然而，實際上並不存在象、馬、牛、羊，那不過是幻化所現的境界而已。同樣地，一切諸法也都如同幻化的境界。

當菩薩這樣觀察之後，若在世間獲得種種興盛、圓滿、富樂的果報——「若成就時」。那麼菩薩會如何呢？論中說：「於煩惱不生怖。」

所謂「於煩惱不生怖」，就是對煩惱不起怖畏。因為菩薩在面對這些興盛的事時，不會因此生起貪著等煩惱；既然不會起貪著等煩惱，那自然不會有煩惱的怖畏。簡單來說就是，我們若生起煩惱，就會有煩惱的怖畏；若不起煩惱，自然也就沒有煩惱的怖畏。

或者，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進一步來理解這句話。菩薩對於種種興盛的事情，原則上雖然是不起煩惱的；然而，萬一起了煩惱，菩薩也不會因此生起怖畏。為甚麼？因為菩薩就是利用煩惱來行方便的事，因此對煩惱也不生怖畏。也可以這樣解釋。不過，本段經文主要還是以「不起煩惱」來說明；正因為不起煩惱，所以不會生起對煩惱的怖畏。

「於煩惱不生怖」這一點，顯然與小乘的修行方式有所不同。因為小乘他們的修行方法，就是將惑、業、苦視如毒蛇猛獸一般，對它們生起怖畏，所以急於把煩惱斷。菩薩則是如理作意，觀諸法如幻化，所以縱使面對種種可愛的事、可愛的境界也不起煩惱，自然也就不會生起對煩惱的怖畏。或者也可以這樣來說，正因為了知一切諸法皆如幻化，所以即使獲得種種可愛的事，內心雖然生起歡喜，也不會因此產生執著，也自然不會因此感到恐懼。

甲二、觀自生處如入園苑

菩薩觀自生處如入園苑，若不成就時，於苦惱亦不生怖。

菩薩又觀察自己的生處，如同進入園苑一般——「菩薩觀自生處如入園苑」。

所謂「自生處」，是指菩薩所受生之處。無論示現在人間、天上，乃至三惡道等一切處受生，都稱為「自生處」。

菩薩觀察自己來到世間受生，如同進入一個園苑一般，好像國王來到園苑是為了享受種種的快樂；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說所得到的是一個衰損、苦惱的境界時——「若不成就時」——菩薩又當如何？菩薩對於這一切苦惱，也不會生起任何怖畏，不會有任何的恐怖——「於苦惱亦不生怖。」

由以上的說明可以看出，世親菩薩是將偈頌前後文互相配合來解釋。是把偈頌「觀法如知幻」，再搭配為「若成」，再搭配為「惑無怖」；然後「觀生如入苑」，搭配「若不成」，搭配「苦無怖」。他是依這樣的次第搭配解釋偈頌的義理。

或者，我們也可以從整體來理解這首偈頌。菩薩觀法，如幻化不真實；觀生時，好像是一個園苑。因此，菩薩來到世間之後，無論遇到興盛或衰損，面對煩惱或苦惱，都不會因此生起任何的怖畏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菩薩不生煩惱、不生苦惱，即使遭遇衰損，他其實就像剛剛講的甘之如飴，因此也就不會生怖畏。菩薩能夠將生死視為園苑，那麼，為了利益眾生而受種種苦難時，這些苦也並非是苦，就不會因為苦而生怖畏。

D3、順承續論

若如是者，更有何意而退菩提心耶？

復次。

假設菩薩能夠有通達諸法如幻化、通達生死如同園苑這樣的智慧的話，那他就能夠長久安住於生死之中，廣行利益眾生的事業，不管面對順境、逆境，心都不動搖。既然如此，又怎麼還會有退失菩提心這樣的問題發生呢？——「**若如是者，更有何意而退菩提心耶？**」。

如以上所說，菩薩因能觀「法如知幻」及「生如入苑」，所以能夠令所發的菩提心永不退失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 37 講）